附綠衣人傳

雲英傳

丁卯正月日

八

草綠積雨裡
桃紅廣臺外

雲英傳

壽聖宮安平大君舊宅也在長安城西仁旺山之下山川秀麗龍虎盤踞社稷在其南景福在其東仁旺一脉逶迤而来臨繞宮峭起雖不高峻而登臨俯覽則通衢市廛滿城第宅碁布星羅歷歷可點宛若列絲之波分東望則宮闕飄渺複道横空雲烟積翠朝暮獻態真所謂絶勝之地也酒徒射伴騷人墨客歌兒笛童三春花柳之時九秋丹楓之節無日不遊於其上吟風咏月消然忘歸青坡士人柳泳飽聞此園之勝槩思一遊焉而衣裳藍縷容皃埋沒自知遊客

之取笑、足將進趦趄者久、矣、萬曆辛丑三月既望、沽得壺酒而躬自佩之、步出城西、獨入門庭則覩者相顧、莫不指笑、生、憇而無聊、回入後園、登高而望、新經兵燹之餘、長安宮闕、滿華屋、蕩然無遺、毀垣破尾廢井頹砌、草樹蕪沒、遂入西園、幽邃處則百卉叢芊、影落清潭、滿地落花、人跡、不到、微風、一起、香氣馥郁、生獨坐岩上、回咏東坡我上朝元春半老、滿地落花無人掃之句、觧所佩酒、盡飲之、醉臥岩邊、以石支頭、俄而、酒醒、擡眼視之則遊人盡散、山月已吐、烟籠柳眉、風動花腮、一條軟語、隨風而

至、生、異之、起而視之則有一少年子、獨與一青娥、班荊對坐、見生至、欣然起迎、生、與之揖、問曰秀才何許人、乃於深夜、誘少娥至此、少年子微笑曰古人云、傾蓋若舊、正謂此也、相與鼎足而坐、女低聲呼兒則有二丫鬟、自林中出來、女謂其兒曰今夕邂逅故人之處、又逢不期之佳客、今日之夜、不可寂寞而度、汝可備酒肴以來、二丫鬟承命而往、一提壺而至、一奉盘而進、三人相對舉酒相屬、酒肴之味、皆非人世所有、酒半酣、口呼新詞曰漠々深處、別故人、天緣已絶見無因、爲雲爲雨夢非真、幾番

陽臺、傷春繁、消盈往來未成塵、只使令人淚滿巾、歌竟、噓唏飮泣、珠淚滿面生、怪而問之曰僕、雖非錦繡之腸、早事伎業、稍知文墨之功、今聞此詞、調格清遠、而意思悲涼、甚可異也、今夜之會、月色、如畫、風光淡蕩、有足可賞、而相對悲泣、何哉、一盃相屬、情意已孚而姓名、不言、悵抱、未展、亦可疑也、生、先言已名而强問之、少年子、歎息荅曰不言姓名、其意有在、君欲强知、告之何難、所可道也、言之長也、愀然不樂、久、之、乃曰僕、姓、金、年、十歲、能詩能文、有名斈堂而十四歲、登進士第二科、一時人、皆以金進士、

称之、僕、年少俠氣、志意浩蕩、不能自抑、曰以此女之故、將父母之遺體、竟作不孝之子、天地間一罪人、罪人之名、何用强知此女之名、雲英、彼兩兒一名綠珠、一名宋玉、皆古安平大君宮人也、生曰言出而不盡言則不如不言之為愈也、安平盛時之事、進士傷悵之由、可得聞其詳歟、進士顧雲英曰星霜屢移、日月已久、其時細事、能記憶否、雲英答曰中心畜怨、何日忘之、妾試言之、郎君在傍、補其闕漏而把筆以記之、又謂丫鬟曰奉硯、可也、乃言曰莊憲大王八大君中、安平、最為英睿、上甚愛之賞賜

無數故、田民財産、狮步諸宮、年十三、出屋私宮、宮則壽聖宮也、大君、以攸自任、夜則讀書、晝則書隸、未嘗一刻之放過、一時文人才士、咸聚其門、較其長短、講論不怠而大君、於筆法鳴於一國而無出其右者、一日大君、語宮人曰天下百家之才、反就安靜處做工而後可成、東門外、山川寥寂、闃落稍遠、於此做業、可以專靜、卽構精舍數十間於其上、又築一壇于其側而名其堂曰匪懈堂、名其壇曰盟詩壇、皆顧名思義之意也、一時文章巨筆咸聚其所、文章則成三問、爲首、筆法則崔興孝、爲首、雖

然、皆不及大君之才也、一夕大
君、招諸侍女曰、天之降人之才、
豈獨優於男而嗇於女乎、令世
文章自許者、不為不多、而皆莫
能相尚、無出類拔萃者、汝等勉
之哉、於是擇其宮女中美姿容
年少者十人、教之先授小學諺
解、無數讀誦而後、史記諸書、無
不教之而又抄唐音李杜數百
首、使之朝吟暮誦、論議不輟、五
年之內、果皆成才、大君入則使
妾等、不離眼前、正其高下、論其
賞罰、以為勸奬之地、其卓犖之
氣像、雖不及於大君、音律之清
雅、句法之婉妍、亦可以窺盛唐
詩人之藩籬、而大君自以為不

及也、其十人之名則芙蓉、飛瓊、
翡翠、玉女、金蓮、銀蟾、紫鸞、宝蓮、
小玉、雲英、雲英則妾也、大君皆
甚撫恤、常鎖畜宮中、使不得與
人對語、而且自日與文士酒盃
戰藝、未嘗令妾等、一番相近者、
蓋慮外人之或知也、常下令曰
汝等、一出宮門則其罪當死、外
人、有知汝等之名則其罪亦死、
一日、大君自外而入、呼妾等謂之
曰今日、與文士某某等、飲酒、有
一抹青烟、起自宮樹、或籠城堞、
或籠山麓、我先占五言絶句一
首、使坐客次之、皆不稱意、汝等、
以年次、各製以進、小玉先成絶
句曰清烟細如織、隨風半入門、

依微深復淺、不覺近黃昏、九入、
相屬製進曰飛空、遙帶雨、落地
復爲雲、近與山光暗、幽思向楚
君、此芙蓉詩也、覆花、蜂失勢、籠
竹、鳥迷巢、黃昏、成小雨、窗外聽
蕭蕭、此翡翠詩也、小杏、難爲眼、
孤篁、獨保青、輕陰暫見重、日暮
又、昏暝、此飛瓊詩也、蘂日輕紈
細橫山、翠帶長、微風吹漸散、猶
濕、小池塘、此玉女詩也、蒲地寒、
烟積橫飛宮樹邊、風吹自不定、
斜日迷蒼天、此金蓮詩也、山谷、
繁陰起、池臺綠影流、飛歸無處
覔、荷葉、露珠留、此銀蟾詩也、早
向洞門暗、橫連高樹低、須臾忽
飛去、西岳與前溪、此紫鸞詩也、

粧而答曰汝非我、安知我之心乎、我、方賦一詩、搜奇未得、故、若思不語、銀蟾、曰所向之心、心、不在焉、故、傍人之言、如風過耳、汝之不語、不難知矣、我將試之、以窓外葡萄架、爲題、促之以作七言四韵、妾、應口即吟曰蜿蜒藤草似龍行、翠葉、成陰惣有情、暑日嚴威能徹照、晴天寒影反虛明、抽絲攀檻如留意、結果垂珠欲效誠、若將他時能変化、會乘雲雨上三清、小玉、即吟久之、起而拜曰真天下奇才也、風格之高下、雖似舊調、而蒼卒製作、如此、詩人、最難處也、我之心悅誠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紫鸞、

曰言不可以不慎、何其許與之
大過耶、但文字婉曲、且有飛騰
之態則有之矣、一坐、皆曰確論、
妾、雖以此詩、解之、而群疑、猶未
盡釋、翌日門外、有車馬之聲、闇
者、奔入曰衆賓、至矣、大君、掃東
閣迎入、皆一時文人才士、坐定、
大君、以妾等所製詩、示之、蒲坐、
皆驚曰不意復見盛唐音調、非
我等、所可比肩也、如此至寶、進
賜、從何處以得之、大君、微笑曰
何爲其然也、僮僕、偶得於街上
而來、未知何人、所作、出於閭閻
才士之手也、群疑、猶未定、俄而、
成三問、至曰才不借於異代、自
前朝、迄于今六百餘年、以詩鳴

於東國者、不知其幾人、而或沉濁而不雅、或輕清而浮薄、皆不合音律、失其性情、吾不欲觀諸、今觀此詩、風格清真、思意超越、少無塵世之態、此必深宮之人、不與俗人相接、只讀古詩、晝夜吟誦、自得於心者也、詳味其意、臨風猶惆悵者、有思人之意、孤篁猶保青者、有守貞節之意、其曰幽思向楚君者、有向主君之誠、其曰荷葉露珠留、其曰西岳與前溪者、非天上神仙、不能如此形容、調格雖有高下、薰陶之氣像、大略皆同、進賜宮中、養此十仙人乎、願無隱一見、太君內自心服、而外不欽可曰孰謂謹

甫有詩鑑乎、宮中豈有如此等
人哉、可謂惑之甚矣、于時、十人、
皆從窓隙、暗聞、莫不歎服、是夜
紫鸞、以至誠、問於妾曰女子生
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
有之、汝之所思、未知何許情人、
汝之形容、日漸減衰、以情悃問
之、幸須無隱、妾起而謝曰宮人
甚多、恐有囑喧、不敢開口、今日
悃愊、何敢隱乎、上年秋、黃菊初
開、紅葉新凋之時、大君、獨坐書
堂、使侍女、磨墨張縑、寫四韻十
首、小童自外而進曰有年少儒
生、自稱金進士、請見大君矣、使
之迎入則布衣革帶、趨進上階、
如鳥舒翼、當席拜坐、容儀若神

仙、大君、一見傾心、即移席對坐、
進士、避席謝曰猥荷盛眷、屢屈
辱命、今承謦咳、無任踈灰、大君、
慰之曰久仰聲華、坐屈冠蓋、光
動一室、錫我百朋、進士初入、已
與侍女、相面而大君、以進士年
少仗生、心中易之、不令妾等避
之、大君、謂進士曰秋景甚好、新
作一詩、以此堂生彩、進士、避席
而辭曰虛名蔑實、詩之格律、小
子何知、大君以金蓮、唱歌芙蓉、
彈琴、寶蓮、吹簫、飛瓊、行盃、妾奉
硯、于時妾、年少女子、一見進士、
魂迷意闌、進士亦顧妾含笑頻
頻送目、大君謂進士曰我之待
君、誠款至矣而君何慳吐瓊琚、

使此堂竟無顏色乎、進士、即握
管、書五言四韻一首、旅雁、向南
飛、宮中秋色深、水寒荷折玉、霜
重菊垂金、綺席紅顏女、青綵白
雪音、流霞一斗酒、先醉滌煩襟、
大君吟咏再三而驚曰真所謂
天下奇才也、何相見之晩也、侍
女十人、一時回顧、莫不動色曰
此必仙人王子晋、自天上落来
耳、塵寰豈有如此人哉、大君把
盃而問曰古之詩人、誰為宗匠、
進士曰以年少所見、言之太白、
天上神仙、長侍玉皇香案前而
遊玄圃、餐盡玉液、不勝醉興、折
得萬樹珠花、随風落人間之氣
像也、至於盧王、海上仙人、日月

出没、雲華変化、滄波動揺、鯨鯢吐浪、嵒以蒼茫、草木回盎、荷花菱葉、水鳥之歌、鯨龍之涙、委傳於胥襟雲夢之中、此詩之造化也、孟浩然、音響、最高、此學樂廣習音律之人也、李義山學得仙術、早没詩魔、一生篇什、無非鬼語也、自餘紛紛、何足陳哉、大君、曰與文士、論詩、以杜草堂為首多矣、此言、何為耶、進士曰以佼所尚、言之、猶膾炙之悦人口子義之詩、猶膾與炙也、大君曰百体倶備、比與極精、豈草堂為輕哉、進士謝曰何敢輕之、論其大處則如漢武帝、御未央之宮、憤四夷之猾夏、命將薄伐、百萬熊

羅連亘數百里、論其小處則如
使相如、賦長楊、馬遷草封禪至
於求仙、東方朔、侍左右、西王母
獻蟠桃、是以、杜甫之文章、可謂
百体之俱備、而至比李白、不適
天壤之不侔、江海之不同也、至
比如王孟則子義、驅車、先適而
王孟、執鞭爭道矣、大君、曰闡君
之語、胷中、敞豁、悦若御長風而
上太清、第杜甫、天下之高文、雖
足於樂府、豈王孟、爭道哉、雖然、
姑舍是、非願君、又費一吟、使此
堂、增倍一般光彩、進士、即賦七
言四韻、書于桃花牋、以唱曰烟
散金塘露氣涼、碧天如水夜何
長、微風、有意吹垂箔、白月、多情

入小堂、庭畔陰開松反影、盃中波好菊留香、阮公雖少、頗能飲、莫恠覓閒醉後狂、大君尤奇之檢手前席曰進士、非今世之才非余、所得論其高下、且非徒能文、筆畫、又神、天之生君於東方、必非偶然也、又使草書、揮筆之際、墨點、誤落於我手、妾以此為榮、不為拭、際、左右宮人咸顧微笑、比之登龍門、時夜將半、更漏方催、大君、欠伸思睡曰我醉矣、君亦退休、勿忘明朝有意抱琹來之句、明日、大君更吟兩詩而歎曰當與謹甫、爭雄、而其清雅之態則過之矣、我自是、寢不能寐、食減心煩、不覺衣帶之緩、汝

未能識之乎紫鸞、曰我、忘之矣
今聞汝言悦若酒醒、其後、大君、
頻接進士而未嘗以妾等、復出
相近故、妾、每從門隙、窺之一日、
以薛濤牋、寫一絶句曰布衣革
帶士、玉貌如神仙、每從簾間望、
何無月下緣、洗顔、淚作水、彈琴
恨無絃、無限胸中怨、擡頭欲訴
天、以詩金鈿一隻、同裹、重封十
襲、欲寄進士而恨無所便、其夜
月夕、大君開酒、大會賓客、盛稱
進士之才、以二詩示之、俱各傳
覩、稱賛不已、皆一願見之、大君
即送人馬、請之、進士至而就席、
形容、瘦癯、風槩、清沮、殊非昔時
之氣像、大君、慰之曰進士、未有

憂楚之心而先有澤畔之憔悴、何哉、蒲坐皆大笑、進士、起而謝日、儻一介寒伎、猥蒙進賜之寵眷、福過災生、疾病纏身、食飲、專廢、起居須人、今承辱招、扶曳而来謁矣、座客、皆歛膝致敬而進士、以年少伎生、坐於末席、與內外、只隔一壁、夜已將闌、衆賓皆醉矣、妾穴壁作孔而窺之、進士亦知其意、向隅而坐、妾以封書從穴投之、進士拾得、敀家、坼而視之、悲不自勝、不忍釋手、念思之情、倍於曩時、欲荅之以寄、青鳥難憑、獨自愁歎而已、聞有一巫女、居在東門外、以靈異得名、出入宮中、甚見寵信、進士訪至

其家則其巫女年未三旬姿色、殊美而早歲寡居、以淫女自處、見生至、盛備酒餅而待之甚厚、進士把盃而不飲曰今日有忙迫之事明日再來、翌日又往則亦如之、進士不敢開口明日又來矣、巫女見進士之容貌脫俗、中心悅之而連日往來、不出一言、意謂年少之人、必以羞澁不言、我先以意挑之挽留繾夜、要以同枕、明日沐浴梳洗、盡態凝粧多端盛飾、布蒲花氈瓊瑤席、使小婢、坐門候之、進士又至、見其容飾之華、鋪陳之美、心中怔之、巫女遽言、今夕何夕、見此玉人、進士之意、不在焉故、不答其

語、愀然不樂、巫女、還自無聊、作色而言、寡女之家、年少之男、何以往來之不憚煩、進士、曰巫若神異則豈不知來我之意也、巫、即就靈座、拜于神前、搖鈴祝說、遍身、寒戰、靈嘻頻頻、頃之、動身而言曰郎君郎君、誠可怜也、乃以齟齬之策、欲遂難成之計、非但其事之不成、未及三載、其為泉下之人哉、進士、泣而謝曰巫雖不言、我亦知之矣、然、中心結怨、百藥無效、若曰神巫、奉傳尺素則苑亦榮矣、巫曰早賤一身、雖曰神祀、時或出入而非有招命則不敢入門、雖然、我為郎君、試一往焉、自懷中、出一封書、以

贈巫女曰愼勿枉傳、以作禍機、巫、持入宮中、宮中之人、皆怔其來矣、巫以權辭、對語、仍得間目、引妾于後庭無人處、以封書、授之妾、還寢房、坼而視之、其書曰一自目成之後、心魂、飛越、不能定情、每向城西、幾斷寸腸、曾因壁間之傳書、敢承不忘之玉音、開未盡、烟塞胷中、讀未半、淚滴濕字、寢不能寐、食不下咽病入膏肓、百藥、無效、蒼天、俯怜、鬼神、默佑、倘使生前、一泄此怨則當粉骨磨身、以祭于天地百神之靈、臨楮哽咽、夫復何言、書下、復有一詩云樓閣、重重掩夕扉、樹陰雲影、惣依微、落花流水隨溝

去、乳鶯含泥趂檻飫、歌枕、未成
蝴蝶夢、孤房、只恨魚鴈稀、玉人、
在眼何無語、草綠鶯啼淚湿衣、
妾、覽之、聲斷氣塞、淚盡繼血、隱
身於屏間、猶畏外人、知之、自是
厥後、憶悵尤增、如癡如狂、見於
辭色、主君之疑、妾、信不盡也、紫
鸞、亦怨女、及聞此言、含淚而言
曰詩出於性情、不可欺也、一日、
大君、呼翡翠曰汝等十人、同在
一宮、業不專一、當分五人、置之
西宮、妾與紫鸞銀蟾翡翠玉女、
即日移于西宮焉、玉女曰幽花
細草、流水芳林、正似山家野店、
正所謂讀書堂也、妾、答曰既非
舍人、又非僧尼而鎖此深宮、真

所謂長信宮也、左右、莫不感嗟、其後、欲作一詩、以致意於進士、以至誠、事巫、請之甚懇、而終不肯來、蓋有挾感於進士之無意於渠也、一夕、紫鸞、密語于妾曰宮中之人、每歲仲秋、浣紗於蕩春台下之水、仍設盃酌而罷、今秋則設於昭格署而往來之間、尋見其巫則此一良策也、妾、然之、苦待仲秋、度一日、如三秋、翡翠、微聞其語、佯若不知而語妾曰汝初来時、顏色如梨花、不施鉛粉而有天然綽約之態、故、宮之人、以號國夫人、稱之、比来、容皃減舊、漸不如此、是何故也、妾、答曰禀質、虛弱、每當炎節則例

得暑暍之疾、梧桐葉落、綃幕生涼則自至稍蘓矣、翡翠賦一詩、戲贈、無非玩弄之態而意思絕妙、妾奇其才而羞其言、而荏苒毀月、節屬清秋、涼風夕起、細菊吐黃、百虫吟暮、皓月流光、妾心中喜之而不形於言語間、銀蟾曰尺書佳期、近在今夕、人間之樂、豈異於天上乎、妾知西宮人不可欺隱而以實告之曰、願勿使南宮人知之、于時旅鴈南飛、玉露成團、風冷水清、正當浣紗之期、欲與諸女、牢定日期而論議甲乙、未定濯所、南宮人曰清溪白石、無愈於蕩春臺下、西宮人、曰昭格署、洞泉石之景、不下於

彼、何必捨近取遠乎、南宮人固執不許、未決而罷、其夜、紫鸞、曰南宮五人、小玉主論、西宮五人、我當主論、我以秘計、可圖彼意、即呼了鬟、前導玉燭、獨至南宮則金蓮、迎曰一分、南宮西宮、如隔秦楚、何幸今夕、玉叟、左臨、深謝厚意、小玉、曰何謝之有、此乃説客也、紫鸞、歛衽正色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其子之謂歟、小玉曰西宮之人、欲往昭格署而我獨堅執故、汝中夜来訪、其謂説客、不亦宜乎、紫鸞、曰西宮五人、吾欲獨往城内也、小玉、曰狝思城内、其意何居、紫鸞、曰吾聞昭格署、乃祭天星之處也、洞名、

三清云、吾儕、三清仙女、誤讀黃庭經、謫下人間、既在人間、則山家野村、農墅漁店、何處不可、而牢鎖深宮、有若籠中之鳥、聞黃鸝而歎息、對綠楊而噓唏、至於乳鶯雙飛、棲鳥兩眠、草有合歡、木有連理、無知草木、至微禽鳥、亦稟陰陽、無不交歡、而吾等十人、獨有何罪、寂寞深宮、長鎖一身、春花秋月、每傷虛度、妾命之薄、何其至此之甚耶、人生一老、不可復少、子更思之、寧不悲哉、令往昭格署、沐浴清川、以潔其身、入太乙祠、叩頭百拜、合手祈祝、冀資冥佑、欲免來世之如此苦也、豈有他意哉、凡我宮人、

情若同氣而因此一事、疑人於不當疑之地、而緣我無狀、言不見信之致也、小玉、起而謝曰我、獨理未瑩、不及君、遠矣、初不許城內者、城中素多無賴俠客之徒、而慮有強暴意外之辱故、疑之、今聞所言、亦當有理、何子之獨理、至此洞然耶、自今以後、雖曰白日昇天、吾可從之、憑河入海、吾可從、曰人成事而及其成功則一也、芙蓉、曰凡事、心定、上、言定、末、一家之事、主君莫知而僕妾、容議、必不忠矣、日間所爭之事、胥未半而屈之、人不信矣、清秋玉川、何處無之而必往城內、事不宜矣、蕩春臺下、水清石白、

每歲浣紗、例往此地而令無所據而欲改故轍、亦不宜矣、一舉此行、有此四失、妾不欲從命焉、寶蓮曰言者文身之具、謹與不謹、慶殃、隨之、是故君子愼之、守口如瓶、漢時丙吉終日不語而事無不成、嗇夫喋喋利口而張釋之、奏詆之、以妾規之、紫鸞之言隱而不發、小玉之言、強而勉從、芙蓉之言、務文飾、皆不合吾意、令此之行、妾不與焉、金蓮、曰令夜之論、終不敀一、我且移卜、即展義經而占之、得卦解之曰明日、雲英必遇丈夫矣、雲英容皃舉止、似非人間者也、主君、傾心已久而雲英、以死拒之不忍

負夫人之恩故主君威令、雖嚴而恐傷雲英之身、不敢近之耳、令捨此寂寥處欲往繁華之地、遊俠年少見其恣色則必有喪魂倒狂者、雖不能相近、指点送目則斯亦辱矣、况前日主君下令曰門外人、有知汝等之名則皆死矣、今此之行、妾不與焉、紫鸞、知事不濟、憮然不樂、方欲辭去、飛瓊輒悲下淚而摻羅帶、強留之、酌酒勸之、金蓮曰今夕之會、務在從容而飛瓊之泣、妾宲恠之、飛瓊曰雲英、初在南宮時、與我、交道甚密、死生榮辱約與同所、今雖異居、寧忍忘之、前日主君前問安時、見雲英於堂下、

纖腰瘦盡、容皃憔悴、聲音細縷、
若不出口、起拜之際、無力仆地、
妾扶而起、以善言、慰觧之、雲娘、
荅曰不幸有疾、朝夕將死、妾之
微命、死無足惜、九人文章才華、
日就月長、他日佳篇、聳動一世
而妾必不及見、是以悲也、其言
頗極悽切、妾為之下淚、到此思
之、其疾祟在於所思也、嗟乎、紫
鸞、雲娘之心友也、欲以陪死之
人、置之於天壇之上、而令此之
行、揔是為雲娘之計、計若不成
則哀哉、雲娘其為泉下之人、而
怨故南宮、其有善乎不善乎、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令此之論、善乎不善乎、小娘既

許、三人之志、已順矣、豈可半塗而廢乎、設或事洩、雲娘、猜被其罪、他人、何與焉、妾、不為二言、當為雲娘、死之、紫鸞、故留不去、更探其意則寶蓮金蓮芙蓉三人、皆欲從之而惟以兩言、為恥、紫鸞、曰天之事有經有權、權而得中、是亦經矣、豈無変通之道而膠守前言乎、三人、一時皆從、飛瓊、曰古者、蘓秦、能使六國、合從、令、紫鸞、能使五人、合議、可謂辯士、紫鸞、曰六國者、以六國相印、授以蘓秦、今五人、以何物、授金蓮、曰合從者六國之利也、今合議者、有何利於五人也、相對大笑、紫鸞、曰余非好辯、為人謀忠、

不得不已也、又曰南宮之人、皆作善而能使雲娘、復續隮死之命、豈不辭謝、因起而再拜、小玉、亦起再拜、紫鸞、曰上有天、下有地、鬼神臨之、燈炳照之、明日、豈有他意也、仍起拜而去、五人、皆出門外、拜送、紫鸞歸語妾、妾、扶壁再拜而謝曰生我者、父母也、活我者娘子也、未入地前、誓報此恩、曰坐而待朝、入門問安、退會于中堂、小玉、曰天朗水清、正當浣紗之時、今日、設帳於昭格署洞、可乎、八人、皆無異辭、妾、退歸西宮、以白羅衫、書滿腔哀怨之懷、與紫鸞、故爲落後、謂執鞭童僕曰東門外、有巫女、最爲靈

異云、我往其家、問病而行、童僕、如其言、回鞭歧路、訪至其家、善辭哀乞曰今日之来此者、本欲爲一見金進士耳、可惡走伻、導之則終身報恩、巫女、如其言、送人則進士顛倒而至、兩人相見、不得出一言、脉脉流涕而已、妾以封書給之曰、夕當還、可於、留待、即上馬而去、進士、坼封視之、其書、曰曩者、巫山神女、傳致一書、琅玕玉音、蒲牒丁寧、盥手三復、悲歡、交切、即欲書答、以達情懐而旣無信便、且恐漏洩、引頸懸望、欲飛無翼、腸斷魂消、只待死日而未死之前、憑此尺素、吐盡平生之懐、伏願郎君、留神

焉、妾鄉、湖南、父母、愛妾、偏於諸子、出遊戲嬉、任其所至、園林溪水之隈、梅竹橋樹之下、日以遊翫、苔磯釣漁之徒、草原弄笛之兒、朝暮入眼、其他山野之態、田家之與難以筆舉、年十三、主君招之、別父母弟兄、来入宮門、去家千里、不禁思歸之情、蓬頭垢面、欲為觀者之陋、而夫人、猶加恩愛、主君亦為撫恤、卑賤一身、寵冠諸女、一自從事學問、頗知義理之妙、審音律能解文、又為主君之稱賞、及徙西宮之後、琴書専一、所造益深、凡賓客所製之詩、無一字掛眼、每恨不得為男子之身、揭名於當世、空為紅

顏、薄命之軀、虛遣深宮日月、是以、怨結心曲、愁填胷海、上年秋月之夜、一見君子容儀、意謂天上仙人、謫下人間、而妾之容色、最出於九人之下、有何宿世之緣而那知筆下之一點、竟作結怨胷中之祟、以簾間之望、擬作奉箒之緣、以夢中之見、將續不忘之恩、梨花杜鵑之啼、梧桐夜雨之聲、慘不忍聞、紗窓螢火之流、孤燈伴影之形、慘不忍見、或倚屛而坐、或憑欄而立、暗訴蒼天、血點其胷、不識郎君、亦念妾否、只恐此身、未見君子前、先自溘然則地下之目、亦不得瞑矣、令流紗之行、兩宮之人、畢至故、

不復久留於此、而和墨汁、魂消
腸斷、伏願郎君、俯賜一覽其文、
一則傷秋之賦、一則相思之詩
也、是夕來時、紫鸞與妾、又先出
而向東門則小玉、微笑、賦詩一
闋、以贈、無非譏妾之意也、妾心
中羞赧、含忍受之、其詩曰太乙
祠前一水回、天壇、雲盡九門開、
細腰、不勝狂風急、暫避林中日
暮來、飛瓊金蓮芙蓉寶連相継
次之、亦皆譏妾之意、妾、騎馬、先
到巫家則巫、顯有含慍之色、向
壁而坐、不借顏色、進士、見妾至、
摻手飲泣、珠淚滿面、乃觧左手
所着雲南玉色金環、納于懷中
曰郎君、不以妾、菲薄、屈千金之

軀、来尋陋舍、妾雖不敏、亦非木石、敢不以死許之、妾若食言、金環在此、行色怱遽、起而將別、與進士付耳語曰、妾在西宮、乘暮夜由西墻而入、則三生未盡之緣、庶可續矣、言訖、拂手而去、先入宮中、則八人從繼而至矣、是夜二更、小玉、與飛瓊、明燭前導、來訪西宮白日者之詩出於無情、言涉戲翫、是以不避深夜、負荆來謝耳、紫鸞、曰日間五人之詩、皆出於南宮、一自分宮之後、頗有形跡、有似唐時牛李之黨、有何猜事而然耶、雖然、吾知女子之情、一也、久閉離宮、長吊隻影、所對者、燈燭、所爲者、絃歌、百

花、含葩、殘蕊、交飛、覽物懷春、情事如何、朝雲、岱神而頻入楚王之夢、王母、仙女而幾絲瑤臺之宴、女子之情、宜無異同而兩宮之人何獨與姮娥、苦守貞節、不悔灵藥之偷乎、小玉、與飛瓊、不禁流涕曰一人之心、郎天下之心也、今承盛教、悲感之心、油然出矣、郎起而去、妾謂紫鸞曰今夕、妾與進士、已有金石之諾、今若不來明日、必踰墻來矣、來則何以待之、紫鸞曰繡幕、重重、雲屛、疊疊、處之何難、有酒如河、有肉如坡、供之何難而有不來則已、來之則待之之事其無所難也、其夜、果不來、進士、窗窺其處

則墻垣、高峻、身非羽翼則莫能
至矣、還家默然、怨惘之情、形於
容色、其奴、名、特者、素稱能而多
術、見生顏色、進而跪曰進士主、
必不久於世也、移時、伏庭而泣、
進士、俱陳其故、特曰何不早言、
奴當圖之、即造槎橋甚為輕捷、
能卷能舒、卷之則貼屏、舒之則
長、五尺而可運扵掌上、特教之
曰特此橋上宮墻、還卷舒扵内、
下来之時亦如之、進士使特奴、
試扵庭前、果如其言、進士甚喜、
之、是夕、將往、特自懷中、出毛狗
皮襪曰非此難往、着而行之、輕
如飛鳥、所踐無足聲、進士用其
計踰墻而入、伏扵竹林、月午宮

庭人聲寂寥、少焉、有人、自内而出、散步微吟、進士、披竹出頭曰嗟余情人、來斯矣、其人、笑而荅曰郎出郎出、進士、趋而揖曰年少之人、不勝春情之與、冒萬死至此、願娘、勿咎、處我無事之地、紫鸞、笑曰進士、有何動人之風彩而使吾一雲娘、永結平生之怨恨也、昨夕苦待進之來、若大旱之望雲、今而得見、雲娘、稍其蘊矣、即引入内、妾開紗窓明玉燈、獸金爐燒鬱金香、琉璃書案、展太平廣記一卷、愁吟獨坐、見進士至、起而拜迎、進士、亦荅拜、以賓主之礼、分東西而坐、紫鸞、設珎羞綺屛而酌流霞酒、飲之、

進士、佯醉曰夜如何其、醉聽交侵、紫鸞、即垂帳閑門而出、妾滅燭同枕、喜、可知矣、夜已向晨、鍾聲、報曉、進士、即起而去、自是、昏入曉出、無夕不然、情深意密、自不能知止、墻內雪上、頗有蹤痕、宮人、皆知其出入、莫不危之、一日、進士、忽戀好事之餘、終成禍機、中心大惧、忽忽還家、獨坐空堂、悄然不樂、戀有難處之際、特奴、自外而進曰、奴功、莫小而訖今、不論賞可乎、進士、荅曰、置余懷而不忘、早晚當重賞之、特曰今見進士主顏色、亦似有憂、未知何故也、進士、曰不見則病在心肓、欲見則罪在一身、若之何、不

憂也、特、曰然則何不窮貧而逊乎、進士、然之、其夜、以特之謀、問於妾曰特之為奴、素多知戀而以此詐、指揮、其意如何、妾、曰妾之父母、家財最饒、故、妾、之来時、衣服財貨、多載而來、且主君之所賜、甚多、此物、不可棄置而今欲運之則雖馬十匹、不能盡輸矣、處之奈何、進士、歸語特、特、大喜曰奴友有力士二十人而日以強劫、為事、國人莫敢當而與奴結黨、唯命是從、使此輩運轉則泰山、不為重也、使此輩挾護則萬人、不能敵也、千萬勿疑、宜早定計、進士、故語妾、妾、然之、所藏財寶、夜夜收拾、七日之夜、盡

輸于外、特曰如此重寶、積置于本宅則大上典主、必疑之、積置于奴家則隣人、亦必疑之、掘坑于山中、深瘞而堅守之、可也、進士、曰若或見失則吾與汝、未免盜賊之名、汝可愼守、特曰奴詐、如此之深、奴友、如此之多、豈有難事乎、況特奴、持長釼、晝夜不離則吾目、可決而此寶、不可奪也、願勿疑、蓋特意、任此重寶、後妾與進士、引入山谷、屠殺進士、妾與財寶、曰欲自占之、詐而進士逍、儒信之不疑、大君、前搆匪懈堂、欲得佳製懸板而諸客之詩、皆不滿意、强要進士、設宴懇之、進士、一揮而就、文不加点、山

水之景色、堂搆之形容、無不盡
焉、可以驚風雨泣鬼神、大君、句
句、稱賞曰不意今日、復見王子
安、再三吟咏、但至一句、隨墻暗
窃風流曲之處、停口疑之、進士、
起而拜曰醉不省人事、願欲退
帰、大君、命童僕、扶而送之、翌日
之夜、進士、入語妾曰可以去矣、
昨日之詩、疑入、大君之意、今夜、
不去、恐不免禍、妾、對曰昨夜夢
見一人、状貌獰悪、自稱冒頓單
于、曰既有宿約故、久待長城之
下、覺趣甚恠、夢兆之不祥如此、
郎君、其思之、進士、曰夢裡之事、
何可信也、妾、曰其曰長城者、宮
墻也、其曰冒頓者、特奴也、郎君、

宿知此奴之心中乎、進士、曰此
奴、素為頑凶、然今日、與娘子、結
此好緣者、皆此奴之詐也、豈以
獻忠於始而為惡於終乎、妾曰
郎君之言、如是懇眷、妾何敢辭、
但紫鸞、情若兄弟、不可不告、即
呼紫鸞等四人、環坐妾、以進士
之詐、告紫鸞、拍手大驚、罵之曰
相歡、日久、無乃自速禍敗耶、數
月相交、亦可足矣、而踰墻逃走、
豈宮女之所忍為也、主君之傾
意已久、其不可去者、一也、夫人
之慈恤、甚重、其不可去者二也、
禍及家親、其不可去者三也、罪
貽西宮、其不可去者四也、且天
地、一網罟、非昇天入地則逃之

焉往、倘或被捉則其禍、豈止於
娘子之身乎、夢兆之不好、不須
言之、若或吉祥則汝肯往之乎、
莫如之屈心抑志、專靜安坐、以聽
於天也、娘子若年皃衰後、主君
恩眷漸弛矣、顧其勢、稱病久臥
則必許還鄉、當此之時、與郎君、
執手同歸、與之偕老、樂莫大焉、
不此之為、而敢生悖理之計、汝
誰欺、欺主君乎、進士知事不成、
含淚而去、一日、大君坐西宮繡
軒之上、于時躑躅盛開、命西宮
侍女、各賦詩以進、大君大喜稱
賞曰、汝等之詩、日漸增長、余甚
嘉之、然而第雲英之詩顯有惆
悵思人之意、而前者賦烟之詩、

微見其意、今又如此、汝之所欲從者、何人也、往日金進士所製詩語、涉有私汝、無乃與金生有私乎、妾即下庭叩頭而泣曰主君、一番見疑、即欲自盡而年將二旬、終不見父母而怨深寃痛故、偷生至此而今又見疑、一死何惜、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侍女十人、頃刻不離而淫穢之名、獨於妾、妾今得死所矣、即以羅巾自縊於欄干、紫鸞曰主君如是英明而使無罪之侍女、自就死地、自此以後、妾等誓不把筆作句、大君雖作怒而中心則宗不欲殺之故、使紫鸞救之、得不死、出素纈五端、分賜五人曰製作

最佳、是以賞之、自是、進士、不復出入、杜門病臥、淚濺衣帯、命如一縷、特来拜曰大丈夫死則死矣、何忍相思、怨結眉眉、如兒女之傷情、自擲千金之躯乎、令奴請以磨勤之計、獻之、當其半夜人寂之時、特踰墻而入、以綿、塞其口、負而趍出則孰敢追我、進士、曰其亦危矣、不如以誠叩之、其夜、入来、妾病不能起身、使紫鸞、迎入、酒三行、妾以封書、寄之曰此後、不得更見、三生之縁、百年之約、今夕盡矣、如或天縁未盡、可於他日地下、相尋、進士中心缺然、不得出言、扣膺流涕而去、紫鸞憐不忍見、倚柱隱身、揮

涕而立、進士、還家、坼而視之、云薄命妾雲英、謹再拜、白金郎足下、以妾菲薄之質、不幸為郎君之留意、相思幾日、相見幾時、幸成一夜之交、懽未盡、三生之宿緣、人間好事、造物情、宮人知之、主君疑之、禍迫朝夕、有死而已、伏願郎君、此别之後、無以賤妾、置之於懷抱之間、勉不廢學業、擢高第、登雲路、揭名於當世、以顯父母、而妾之衣服寶貨、盡賣供佛、百端祈祝、至誠發願、使前生緣業、再續於後生、幸甚幸甚、進士不能盡看、氣絶仆地、家人急救得甦、特自外而入曰、宮人、所答之言何如、進士主、不答、如

是不樂乎、進士、不答其言、只曰其財貨、汝慎守之、我將盡賣供佛、以續宿緣、特退歸自息曰宮人、不出来則其財寶、天與我矣、向壁窃笑而人莫知之也、一日、特、自裂其衣、自打其鼻、以血遍身、糢糊顏髮、跣足奔入曰奴為強賊所擊、仍不復言、佯若氣絶、進士、癒特奴、死則不知埋寶之處、親灌藥物、多般救活、又供肉餅、十餘日、乃起曰孤单一身、獨守山中、衆賊突入、勢將剥殺、舍命而走、菫保身命、若非此寶、孰安有如此厄哉、賤命之險、如此、何不速死、即以足頓地、以拳扣胸、大聲痛哭、進士懼父母之知、以

温言、解慰而送之、進士、知特之所為、與親友數人、韋奴十人、不意、圍其第、特宛然在坐、小不動念、搜其所莊則只得金釵一雙、寶鏡一面也、以此為莊物、欲告官推得而恐事洩、不為而若不得此物則無以供佛之心、欲殺特而力不能制、黽勉不語、特、自知其罪、問於宮墻外盲卜曰我、向者、晨過此處、有人、自宮中、踰西墻而出、我、知其為賊、高聲追逐、其人、棄其所持物、舍命而走、我、持其物、歸莊之、以待本主之来推、吾主、素乏清廉、偶聞吾得其物、躬自索出、吾告之曰無他寶貨、只得釵鏡二物云爾則吾

主、躬入搜之、果得二物、其欲無
饜、方欲殺吾躬索故、吾欲逃走、
吉乎、不吉乎、盲、曰吉矣、其隣人、
在傍者多聞其語、謂特曰汝主、
何人、詹奴如是耶、特曰吾主年
少能文、早晩應爲及第者而貪
婪、若此、他日立朝、用心、可知、此
言、傳播、入于宮中、宮中人、告于
大君、大君、使南宮人、搜西宮莊
寶則妾之衣服寶貨、蕩盡無遺、
大君、大怒、五人、捉致于庭中施
以形杖之具、列於眼前、下令曰
殺此五人、以警他人、又教執杖
者曰勿計杖數、以死爲準、五人、
曰願一言而死、大君、曰何言、銀
蟾招、曰男女情慾、稟於陰陽、無

賤無貴、人皆有之、一閑深宮、形單影隻、着花掩淚、對月消魂、梅子擲鶯、使不得雙飛、簾帳燕幕、使不得雙巢、無他自不勝健羨之意、妒忌之情耳、一踰宮墻則可知人間之樂而所不忍為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為哉、惟畏主君之威、苦守此心、以為苦死宮中之詐、今無所犯之罪而置此死地、妾等、黄泉之下、死不瞋目矣、翡翠、招曰、主君撫恤之恩山不高、海不深、妾等、感惧、惟事文墨絃歌而已、今以不洗之惡名、偏歸於西宮、妾等、生不如死、唯願速死、玉女招、曰西宮之榮、妾既與焉、西宮之厄、妾獨免

爲、火炎崑崗、玉石、具焚、今日之死、死而非罪、紫鸞招、曰妾等、皆以閭巷賤女、父非大舜、母非二妃則男女情慾何獨無之、穆王、天子而每思瑶臺之樂、項羽、英雄而不禁帳中之淚、主君何使雲英、獨無雲雨之情乎、金生、人中之義男、雲英宮中之怨女、引金生内堂、主君之所使雲英奉硯、主君之所使、雲英以年少怨女、一見義男、喪心失性、病纏骨髓、雖以長生之藥、越人之手、難以見效、今不殺於形杖而必將絶於成疾則殺之、亦死、不殺、亦死、伏乞主君、察此情理、一使雲英、得見金生、以解兩人之怨結

則主君之積善、孰莫大焉、雲英之毀節、罪在妾身、不在雲英、雲英之無罪、妾之一言、上不欺主君、下不負同儕、今日之死、死亦榮矣、雲英無罪、其可贖方、人百其身、叓乞主君、以妾之身、贖雲英之命、妾之招、曰主君之恩、如山如海、不能守節、其罪一也、前後所製之詩、見疑於主君、其罪二也、西宮無罪之人、以妾之故、同被其罪、其罪三也、負此三罪、生亦何顏、若使緩死、妾當自決矣、大君覽畢、又以紫鸞之招、更展留眼、怒色稍霽、小玉跪而泣曰前日浣紗之行、勿為於城內者、妾之議也、而紫鸞至南宮、請

之甚恳、妾怜其意、排意從之、雲英毀節、罪在妾身、雲英無罪、伏願主君、以妾之身、贖雲英之命、大君之怒稍解、因妾手別宮、其餘、放之、其夜、妾以羅巾、自縊而死云云、回哽咽下淚、進士亦把筆、淚滴湿字、不能成字、雲英自決之日、一宮人莫不號哭、如喪同氣、哭聲出於宮門之外、我亦聞之、氣絶久矣而不甦、家人一遑招魂發喪、一遑灌藥救活、日暮乃甦、方定精神、自念雲娘已决矣、痛之何及、但不負供佛之約而庶慰九原之魂、其金釵寶鏡及文房諸具、盡賣之、得米四十石、欲上清寧寺、設佛事而無

可信使之人、呼特而言曰我、盡宥汝前日之罪、今為我盡誠乎、特、伏泣而對曰奴雖冥頑亦非木石、一身所負之罪、擢髮難報今已宥罪、是枯木生葉、白骨生肉、敢不為吾主致死、我為雲英、設醮供佛、以冀發願而無可信之人、汝未可往乎、特、謹受教矣、即上寺三日、叩臂而臥、招僧謂之曰四十石米、何處盡入、供佛之需、粢盛、今可多備酒食、廣招僧客而饋之宜矣、適有一村女過之、特、強劫之、留宿於僧堂、已過十數日而無意設齋、寺僧、皆憤之、及其建醮之日、諸僧謂之曰凡供佛之事、施主為重而

不潔、如此、事極未安、可沐浴清川、潔身行禮、可乎、特不得已、出以水沃灌而入、跪佛前祝之曰進士、今日速死、雲英、明日復生、爲特之配、三晝夜、祝願之說、惟此兩言而已、歸語我曰雲英閣氏必得生道矣、爲齋之夜、有一少娥、以羅巾、結項者、現於奴夢曰我、我乃汝小主之妾雲英也、汝爲我至誠供佛不勝感激之至、吾必厚報汝云而寺僧之夢、亦皆顯見矣、我、信之曰汝今爲我致誠、始知其忠矣、因自痛哭、其時、適當槐黄之期、雖無赴擧之意、托以做工、上清寧寺、留宿數日、聞特之所爲、不勝其憤而無如特

何沐浴潔身、就佛前、再拜三叩頭、薦香盒手而祝誠曰雲英死時之言、悕不忍負、使特奴、虔誠設齋、冀資冥佑、令聞所祝之言則極其悖惡、非但雲英之遺願盡啟虛地、欲使我速死、憤莫甚焉、茲以小子、敢復祝願、伏乞世尊、使雲英、得以生道、作配金生、萬世同居、伏乞世尊、使雲英、至後世、作配金生、再續因緣、伏乞世尊、殺特奴、着枷、因于地獄、伏乞世尊、殺特奴熟烹、投諸飢狗、伏乞世尊苟如此則雲英、作十二層金塔、金生創三巨里六剎、以報其恩矣、祝訖、拜禮百倍、叩頭百番而出、其後七日、特、壓於

陥穽而棄尸道傍、果為飢狗之所噉食、其後、我無意於世事、沐浴潔身、着新衣、卧于安静房、不食四日、長吁一聲、曰遂不起、寫畢、兩人、相對悲泣、不能自抑、柳泳、慰之曰兩人相逢、志願、畢矣、讐奴、已除、憤惋、洩矣、何其悲痛不止耶、以不得再出人間、為恨乎、金生、垂淚而謝曰兩人、皆含寃而死、冥司、憐其無罪故、欲使再出人間、地下之樂、不可后人間而況天上之樂乎、是以、不願出世矣、今夕之悲傷、故宮、無人、烏雀、悲鳴、已極悲矣、況經兵火之後、華屋、成灰、粉墻堆毀、唯見階花芬芳、庭草、敷榮、春光、不改

昔時之景而人事之變易、如此、重來憶故、寧不悲哉、詠、曰然則子皆天上之人乎、金生、曰吾兩人、素是天上仙人、長侍玉皇香案前而一日、上帝御太淸宮、命我摘取玉園之果、于時、雲英與群仙娥、戲遊園中、我以蟠桃瓊案、戲擲雲英、雲英、亦以金蓮子、投我、我是以見過於上帝、兩人、一時、謫下人間、使備經盡寰之苦、今則玉皇已宥前愆、俾陞三淸、更侍香案前而受命休暇、乘輪周覽諸天、仍降下界、重尋盡世之舊遊處耳、仍揮淚而執詠之手曰海枯石爛、此限不泯、地老天荒、此怨難消、今夕邂逅相逢、

攄此悃愊、非有宿世之緣、何可得此、伏願尊君、俯拾此藁、傳之不朽、勿浪傳於遊世之口、以為戲玩之資、幸甚、進士、醉枕雲英之膝、吟之一絶句曰、花落宮中燕雀飛、春光依舊主人非、中宵月色涼如許、細露輕沾翠羽衣、雲英、繼吟曰、故宮花柳帶新春、千載豪華入夢頻、今夕、重来尋舊、跡、不覺珠淚自沾巾、吟已、雲英、仰見天色而言曰此去玉京、迴隔九萬里而斗轉月斜、夜已向曉、促駕回鞭、早朝上帝、進士、曰諾、兩人、卽起告別而言曰萬斛愁懷、非一宵吐盡、伏願柳郎、珎重珎重、言訖、倏然而逝、不復有

覩、但見雲烟、藹地、曙色、蒼茫、四無人聲、谷鳥悲鳴而已、生、惆悵無聊、乃於岩邊、假寐待朝、茫茫然歸來耳、

綠衣人傳

天水郡有趙源者早喪父母未有妻室延祐間遊學至於錢塘僑居西湖葛嶺之上其側卽宋賈秋壑舊宅也源獨居無聊嘗日晚徒倚門外見一女子從東來綠衣雙鬟年可十五六雖不盛粧濃飾而姿色過人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日晚輒來源戲問之曰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隣君自不識介源試

挑之女欣然而應因遂留宿甚
相昵旦明旦辭去夜則復來如此
凡月餘情愛甚至源問其姓氏
居址女曰君但得美婦而已何
用强知問之不已則曰兒常衣
綠但呼我爲綠衣人可矣終不
告以居址所在源意其爲巨室
妾媵夜出私奔或恐事蹟彰聞
故不肯言亦信之不疑寵念轉
密一夕源被酒戲指其衣曰此
眞可謂綠兮衣兮綠衣黄裳者
也女有慙色數夕不至及再來
源扣之乃曰本欲相與偕老柰
何以婢妾待之令人忸怩而不
安故數日不敢侍君之側然君
已知矣今不復隱請得備言之

兒與君舊相識也今非至情相
感莫能此源問其故女慘然曰
得無相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
非有禍於君者蓋冥數當然夙
緣未盡尒源大驚曰願聞其詳
女曰兒故宋秋壑平章之侍女
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奕棊年
十五以棊童入侍每秋壑回朝
宴坐半閑堂必名兒侍奕備見
寵愛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主
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
君時年少羙姿容兒見而慕之
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
以瑇瑁脂盒爲贈彼此雖各有
意而內外嚴密莫能其便後爲
同輩所覺譖於秋壑遂與君同

賜死於西湖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數言訖嗚咽泣下源亦爲之動容久之乃曰審若是則吾與汝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之願自是遂留宿源舍不復更去源素不善奕盡傳其妙凡平日以棊稱者皆不能敵也每說秋壑舊事其所目擊者歷歷甚詳嘗言秋壑一日倚樓閑望諸姬皆侍適二人烏巾素服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壑曰汝願事之耶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逾時令人捧一盒呼諸姬至前曰適爲某姬納聘啓視之則姬之首也

諸姬皆戰慄而退又嘗販鹽數
百艘至都市貨之太學有詩曰
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
相公鹺雖然要作調羹用未
必調羹用許多
秋壑聞之遂以士人付獄論以
誹謗罪又嘗於浙西行公田法
民受其苦或題詩於路左云
襄陽累歲困孤城豢養湖山
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
田枉自害蒼生
秋壑見之捕得遺遠竄又嘗齋
雲水千人其數已足末有一道
士衣褴褸至門求齋主者以
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
不得已於門側齋焉齋罷覆其

鉢於案而去衆悉力舉之不動告於秋壑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仙降臨而不識也然終不喻綿州之意嗟呼孰知有漳州木綿庵之厄也又嘗有梢人泊舟蘸隄時方盛暑卧于舟尾終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公至矣如之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府第不三年而禍作蓋物亦先知數而不可逃也源曰吾今與汝相遇抑豈非數乎女

曰是誠不忘矣源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然則何時女曰三年尒源固未之信及期臥病不起源爲之迎醫女不欲曰曩固已與君言之矣因緣之契夫婦之情盡於此矣即以手握源臂而與之訣曰兒以幽陰之質得事君子荷蒙不棄周旋許時往者一念之私俱陷不測之禍然而海枯石爛此恨難消地老天荒此情不泯今幸得續前生之好踐往世之盟三載于兹志願足矣請從此辭毋更以爲念也言訖面壁而臥呼之不應矣源大傷慟爲治棺櫬而斂之將葬怪其柩

甚輕啓而視之惟衣衾釵珥在尒乃虛葬于北山之麓源感其情不復再娶投靈隱寺出家爲僧終其身云

己亥七月雨中異書國

己亥七月雨中異書曰

辞意是柳處妄書所書